**核心课程：教会历史**

**第二讲：聚集圣徒与捍卫信仰**

初期教会的敬拜、架构和领袖们，以及圣经的确定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希伯来书10:23,25

# 导论

在总督小普林尼写给罗马皇帝图拉真的信中，他这样描述第二世纪初期的基督徒们是如何聚会的：

其人之罪过或曰错失之处在于曾习于在某固定日期之黎明前相晤，彼此和之以赞美基督为神之赞美诗歌；并发誓约束自身，非为作奸犯科，而是誓言不欺、不窃、不通奸、不背信弃誓、当被吁求之时不得抵赖不还他人寄存之财物。[[1]](#footnote-1)

初期基督徒的敬拜方式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谁来给教会提供指引和带领？上一周的时候，我们讲到教会的扩张和建立，以及他们所遭遇的逼迫，除了这些问题之外，他们还面临两种独特的挑战。首先，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的聚会形式，让聚会可以荣耀神、可以维持基督身体的合一，也清楚地把基督教从当时社会其它的文化和宗教之中分别出来。其次，他们需要在很多神学和哲学的挑战面前捍卫自己的信仰，这些挑战来自教会的内部，也来自教会的外部。

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会探索初期基督徒们的聚集，他们聚会的本质和内容，他们如何给人施洗和如何分享主餐，圣经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教会的领袖架构是如何建立的。

这个时期充满了各样的挑战，教会也在探索。真理夹杂着错误，逼迫中又有挑战，分裂和合一并存。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主题来涵盖这个时期的话，这个主题就是神的信实。在各样的挑战和混乱之中，神宣告他自己的话语，神保守了祂的百姓。

# 早期教会的聚会

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今天教会的聚会形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洗礼、主餐、收奉献、唱诗歌、讲道、读经，这些都是圣经所命令的敬拜元素，初期的教会从一开始就在聚会中包含了这些元素。在基督升天之后，基督徒们开始有规律的聚会，彼此教导和共同敬拜。在最早期的时候，正如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信徒们仍然参加犹太教的圣殿和会堂，并且仍然守周六的安息日。罗马书16:3-5讲到亚居拉和百基拉就是这样的。很多聚会是秘密进行的，尤其在逼迫加剧的时候。直到第二世纪晚期和第三世纪早期，教会才开始建立专属自己的用于聚会的建筑。

基督徒在每周的第一天聚会，原因是因为犹太人的安息日过后一天，也就是星期天，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每个礼拜的第一天又被称为是“主日”或者“主的日子”。当使徒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的时候，在启示录1:10，他就这样称呼星期天。初期的基督徒们也都非常清楚他们和犹太教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的主日崇拜模式在头几年的时候和犹太教会堂聚会非常类似。聚会包括祷告、唱诗歌和诗篇、读经，这些都是初期基督徒聚会的主要元素。如果他们有使徒的信，他们会公开朗读使徒的书信。在第二世纪中叶新约圣经成形之前，大多数的读经和教导都是基于旧约圣经，也就是犹太人用的圣经。

初期的基督徒们在聚会中实践两种圣礼，也是我们的主耶稣所命令的：洗礼和主餐。教会非常认真地对待洗礼，一个信徒受洗前需要参加密集性的课程来预备自己。洗礼一般要由教会的长老，或者主教来主持。由于教会处于一个被异教文化包围的独特处境中，而这个文化对基督教信仰是充满敌意的，所以教会非常努力地保守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群体圣洁。他们也认真地察验要加入教会者的信心，确保他对福音有清楚的认识，也对教会认真地委身。

《十二使徒遗训》是一份早期教会文件，作者不可考，相当于今天的信条和要理问答。虽然它不是像圣经一样被圣灵默示的，但是它对早期教会如何聚会和执行圣礼做了很好的记载。对于洗礼，它是这样说的：

关于洗礼，首先背诵这些戒律，奉父、子、圣灵的名在流动的水中施洗。不过，如果你没有流动的水，就在其他水池施洗，如果你不能在冷水中施洗，在温水也行。如果都没有，就奉父、子、圣灵的名把水浇在头上三次。在洗礼前，让施洗者和受洗者禁食，其他人也可以禁食；并且要求受洗者在洗礼前一天或两天禁食。[[2]](#footnote-2)

对洗礼，有两个争议开始分裂初期教会。第一个争议是婴儿是否应该受洗，第二个争议是洗礼是否使人重生。有记录的有关婴儿洗礼的争议是在主后200年开始的，特土良写信责备了给婴儿施行洗礼的做法。然而在主后250年左右，也有教会领袖写信为婴儿洗礼辩护，给婴儿洗礼的做法也在第四世纪和第五世纪开始盛行。至于洗礼究竟带来什么，初期教会的领袖们也开始有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洗礼使人重生或者能够带来救恩，换句话说他们相信洗礼真的洗去人的罪并使人得救。其他人则认为洗礼只是信心的外在记号和印记，表明内在的改变：对基督的信靠。

初期教会也施行主餐，或者叫圣餐。有一位初期教会的教父，游斯丁，在公元后150年的著作《第一护教辞》中描述了初期教会的聚会是怎样的。游斯丁把主餐记述为“纪念基督的受难”，他这样写道：

在祷告之后，我们彼此亲吻问安。然后弟兄中的带领者拿起一个饼和一杯掺过水的葡萄酒来，他举起之后就奉圣子和圣灵之名向宇宙之主献上赞美、归荣耀给祂，并且花相当长的时间献上感恩，尤其感谢我们得以领受他手中一切的丰盛。他在结束祷告和感恩之后，所有的人都用喜乐的声音回复“阿门”。……随后，我们称之为执事的人给每一个人分发被祝谢过了的饼和葡萄酒，并且留一些给那些没有能够来的人。我们称呼这些食物为“感恩”（Eucharist）。

在很多初期教会里，聚会的第一部分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第一部分包括读经、祷告、唱诗歌和劝勉教导。聚会的第二部分，包括主餐，是只有受过洗礼的信徒才能参加的。

我们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圣礼不仅仅加强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使我们和其他信徒合一，而且也在历世历代的教会中被施行。当我们接受或者观看洗礼，或者参与主餐的时候，我们也在和在我们之前所有的信徒相交，因为我们都宣告“一主、一信、一洗。”所以，如果教会有洗礼，不要以为是别人的事情，你应当参加。你所想到的，不仅仅是神的信实见证在那些今日受洗的人身上，同时也见证在历世历代以来受洗的圣徒身上。

# 圣经正典的形成

圣经正典的形成是一个神迹，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早期教会在选择圣经书卷的时候很快达成了一致，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争议。“正典”的英文是canon，来自希腊文*kanon*，意思是“量尺”。基督徒们称呼圣经中标准的、被认可的书卷为“量尺”，意思是它们是我们正统信仰的度量。当然，由于基督教信仰是从犹太教而出，初期的基督徒们早已确认了旧约圣经的权威，看旧约圣经为神的话语。但是他们面对一个新问题，就是哪些书需要被加到圣经中成为正统的、出自神的话语。

基督徒们很快接受了使徒们的著作，例如保罗的书信，是圣灵所默示的、具有权柄的、来自神的话语。即便在圣经本身里面，例如在彼得后书3:16，彼得就称呼保罗的作品为“经书”。第一和第二世纪的时候，这些使徒书信在教会中广泛地传播。初期基督徒同样认可四福音书，所以在第二世纪末的时候，教会普遍接受包含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的新约圣经。

有时候，要让基督徒澄清和捍卫他们的信仰，是需要有一些外部的压力和挑战的，初期教会确定圣经正典也是因为外部原因。在第二世纪中叶，在罗马出现了一个异端，他的名字叫马吉安，他的错误教导吸引了一些人跟随他，他同时开始建立自己的圣经。马吉安认为物质都是邪恶的，属灵的才是美善的，所以他认为有两个相反的神存在：旧约邪恶的神创造了这个糟糕的世界，并且以小气、粗暴和残忍的方式管理着这个世界；新约良善的神慈爱地差派了耶稣作为成人（不是作为小孩子生在世上）来到这个世界，并且要把基督徒带回到属灵的世界。【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听到朋友抱怨旧约中的神非常残暴，新约中的神非常慈爱？这个观点一点都不新鲜，第二世纪就有了。】因为马吉安厌恶旧约，所以他也厌恶犹太人。他决定要建立自己的“圣经”，并且去掉圣经中所有的“犹太味”，所以他不但不纳入旧约，而且还去掉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他只采用路加福音和保罗书信，因为这几卷书中没有太多的“犹太味”。

初期的基督徒们都谴责马吉安的异端教导，但是他带来的挑战只是一个开始。后来出现了孟他努派，主张他们仍然在接受神圣的启示，以及他们当中仍有先知。这些挑战都迫使教会要定下圣经的正典，也就是确认现在已经正在使用的圣经书卷。教会首先建立了辨认是否属于圣灵默示的标准，这标准包括：书卷或书信必须是由使徒本人或者使徒的亲密朋友所写，该书信必须赞同已经确认的使徒书信中所教导的教义和知识，该书信必须已经在教会中作为正典广为流传。

虽然今天我们所读的新约圣经中大部分的书卷都符合这些标准，辨认和确认它们也毫不费力，但是早期教会仍然遇到了一些挑战。当时盛行一些“伪经”，或者说是“伪作”，它们是由匿名的作者所写，并且伪称是某个使徒所著以获得教会的认可。当时的伪经包括所谓的“多马福音”、“马利亚福音”、“巴拿巴福音”，甚至有自称耶稣所写的福音流传在一些教会当中。这些书卷都被考虑过纳入正典，但是最后都被拒绝了。例如，《十二使徒遗训》、《黑马牧人书》、《彼得启示录》、《巴拿巴书》都没有被接受，因为它们无法确认作者是谁或者教义上有问题。希伯来书也遭到一些质疑，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很确定，但是因为众教会都确认这是使徒所写而被接纳。启示录也遭到一些质疑，因为启示录对未来的预言性质太过明显，让一些迷恋罗马的基督徒感到不快。

虽然很多第二世纪的教会领袖们都已经在书信中引述了新约正典中的书卷，但有据可查的第一次列出新约二十七卷书是出自亚他那修写给东方教会的第39封信，这封信写于367年。著名的老普林斯顿神学家和圣经学者华菲德这样说：

新约正典是在使徒把最后一封具有权柄的书信写完并且交给教会之后就成书的，也就是大约在公元后98年约翰完成《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书信在教会中缓慢传播、确认的时间和新约正典完成的时间混为一谈。[[3]](#footnote-3)

换句话说，并不是教会建立了圣经，而是神的话形成了教会，教会印证和确认了神的话。当你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轻忽对待你手中的圣经。神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祂自己，我们和第一世纪的教会所读的是同样的文字。

# 初期教会的带领架构

虽然主耶稣是教会的头，但是耶稣也从一开始就设立人作为领袖。保罗和其他使徒都很小心地在他们所建立的各个教会设立领袖。到第一世纪中期，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有两种职分：“执事”和“长老”，“长老”又称“监督”。《十二使徒遗训》对教会治理也做出了指示，在有关教会职分的那一章中，它这样写道：

因此你们要自己委任监督和执事，他们应该是不辜负主，性格温顺，不贪钱财又真实可靠的男人。他们为你们行使先知和教师的职分。[[4]](#footnote-4)

刚开始的时候，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长老们或者说是监督们。到第三世纪时，由于教会的飞速增长，监督的数量已经远远跟不上信徒增长的数量。这时候“主教”就成了几千个信徒的领袖，需要负责同一个地区十多个甚至几十个教会。教会也设立了“长老”或者说是“辅祭”来帮助监督完成祂的工作。

所以，一个城市里所有的教会都由主教来负责和带领。例如在罗马，主教执行所有的圣礼——洗礼、在主餐时祝谢饼杯，然后由长老（辅祭）们把饼和杯送到分散在城市里的各个教会。主教们同时也负责教会的财务，这一点后来给主教们留下了滥用职权的空间，也给教会带来了流言蜚语。

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主教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实践上，大城市的主教往往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贸易和学术的中心城市往往被看作是具有更高权柄的地方。一直到主后70年罗马军队毁灭耶路撒冷之前，耶路撒冷的教会都一直被看作是最有权柄的。嗣后，权力中心向西移动，落到亚历山太[[5]](#footnote-5)、安提阿、罗马和迦太基的教会身上。在基督教历史的一开始，罗马的教会就成为一间举足轻重的教会。罗马是帝国的首都，又是彼得和保罗殉道的地方，这使罗马教会很快被看作众教会中最重要的教会。到第二世纪，也就是罗马正式成为基督教中心的200年前，里昂主教爱任纽就宣称：

每一间教会都必须与本教会（罗马教会）一致，这是必须的，这是因为罗马教会具有特别的权柄。

当然，这并不是说第二世纪的罗马主教就已经拥有像教皇那样的权柄和无误的权威了，但很清楚教皇制度的种子从这里开始生根，教会之间分出了上下层级。

罗马教会的最高权柄并非没有受到过质疑。虽然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发生分裂，也就是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分裂一直到11世纪才发生，但是第二世纪随着罗马教会获得最高权柄，就已经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权力的分歧、方法的分歧和教义的分歧混合在了一起。189-199年的罗马主教维克托一世就曾经威胁要开除小亚细亚的东方教会，因为他们在复活节的具体日期上和他产生了分歧。在此之前，东方教会因为强调使用希腊语、追求对信心的神秘主义体验就已经和西方教会渐行渐远，西方教会以罗马为带领，使用拉丁语也更强调信仰的逻辑与理性。

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初期教会所犯下的错误，包括洗礼的方式、教会的带领、东西教会间的分歧，都让我们好奇为什么教会那么早就开始犯错误。我可以给大家一些理由。首先，只有基督是绝对无误的，我们是罪人，所有的基督徒都会犯错误。我们在新约圣经中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告诉加拉太人说他当面指责彼得，因为彼得成为了律法主义者。第二，初期教会并不总是有圣经清楚的指引，因为那时候圣经很少、有文化可以读圣经的人很少，圣经正典也还没有得到确认。第三，当时文化的很多部分，例如教育上的、属灵上的、道德上的，都是和基督教信仰相违背的，也都给信仰带来负面的影响。初期的教会只是最早开始和这些问题争战而已，我们今天都借鉴着他们的经验而在继续争战。

# 教父

使徒们去世之后，其他领袖涌现出来接替了使徒们的地位。这些初期教会的领袖们给教会教义的建立和教会的实践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他们被称为“教父”。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向大家介绍他们当中最重要的几位。最重要也是最早的两位教父，被称为是“使徒教父”，因为他们是使徒训练出来的，这两位就是安提阿的伊格那丢和示每拿的坡旅甲。

伊格那丢是第二世纪早期安提阿的主教，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图拉真，图拉真的手下抓住了伊格那丢并且把他带到了罗马。在他去到罗马殉道的漫长旅途中，他写了七封信给各地的教会，这些书信使我们了解了他和他的神学。伊格那丢主张每个教会应当有且只有一位主教，他不同意革利免给哥林多的书信中所主张的每间教会都应当有多位长老的观点。为了能够作为一个殉道者而死，也借此捍卫自己的信仰，他到达罗马后请求当地的教会不要做任何拦阻他受死的事情，最后他在主后117年殉道。

伊格那丢的七封信中，有一封是写给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早期教父坡旅甲的，坡旅甲是示每拿的主教。坡旅甲曾经是使徒约翰的门徒，而启示录中基督所命令的七封信中有一封就是给示每拿的教会的。坡旅甲写过很多封书信，但是留到今天的是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我们在上个主日的课堂上讲到过他的殉道，他的殉道经历是他的教会所记录的，也是最早的基督徒殉道记录。

第二和第三世纪的很多教父都关注来自学术界的对基督教信仰的挑战。他们相信基督教信仰能够胜过任何人的哲学，所以他们就写下了很多护教著作来解释和捍卫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面对的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哲学和属灵观点的世俗世界。在使徒行转17:21，保罗在雅典所说的话可以说同样是针对整个地中海地区的：“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诺斯底主义、神秘主义……，各种各样的宗教和哲学都在那时涌现，并且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最重要的护教学家可能就是游斯丁了。游斯丁是东方教会的初期领袖，最早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异教哲学家。有一天他在海边，可能是以弗所一带，沉思默想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来到他的面前，指出他的思想中错误的地方，并且帮助他认识到犹太先知所说的话，和这些话如何见证了基督。游斯丁本来就被基督徒们在殉道面前的镇定所震撼，此时就被这个陌生人大大说服，并在132年成为基督徒。他很快就看到自己的恩赐是向希腊哲学家证明基督教信仰的正确。他从基督是“道”成肉身这个角度出发，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游斯丁认为基督成全了所有柏拉图哲学的缺欠。游斯丁在公元后165年殉道，他在罗马被砍头，因为他在一场辩论中赢了异教的哲学家。

另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护教学家是雅典的雅典那哥拉。雅典那哥拉在希腊哲学中受到过很好的训练，他极力地证明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因为他看到基督信仰是从神而来的启示，而不是仅仅人的理论的堆积。不仅如此，他看到异教的神都是按着人的形象受造的，都是不完全的而且是有限的，只有圣经中的神是超越的、全然智慧的、完美的、全能并且良善的。虽然他付出了很大努力捍卫基督教信仰，但是雅典那哥拉过多地依赖希腊思想，让神听起来更像一个哲学理念而不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

随后在西方教会出现了爱任纽，他是坡旅甲的学生，在177年成为里昂主教。爱任纽写下了大量反对诺斯底主义的著作。诺斯底主义既是一个神秘主义的小教派，同时又是一个哲学的错谬理念，它认为物质的都是邪恶的，属灵的才是良善的，他们拒绝相信是一位神创造了世界，他们宣称自己拥有秘密的知识，也就是“诺斯底”，透过拥有这些秘密的知识，人才能够得到救恩。爱任纽在《反异端》这本书中用“使徒统绪”加以反驳，使徒统绪就是真理的治理，从使徒传递下来保守了教会，是解释圣经的唯一钥匙。为了反对诺斯底主义所主张的物质和身体都是邪恶的，爱任纽指出神自己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就是耶稣基督。

特土良是西方教会在迦太基的主教，也是第一个大量用拉丁文写作的基督徒。是特土良建立了今天教会仍然会使用的神学语言和神学名词，例如，他第一个使用了“三位一体”这个词来描述神的“一个实质、三个位格。”他的主要著作是《护教学》，在这本书中他使用了非常精确地法律语言来向罗马官员证明基督教信仰应当被接纳和宽容。作为一个论述非常严密的作家，特土良的名言是“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但是这位很有智慧的教会领袖却转了一个不幸的弯，在公元后220年，他加入了孟他努主义。孟他努主义是一个异端小教派，认为自己知道历史的走向和预备基督的再来。再一次地我们被提醒，即便是最早期最优秀的教会领袖也免不了被错谬所影响。

另一位东方教会的重要领袖是亚历山太城的革利免（不要和罗马的革利免混起来）。革利免受到很多游斯丁的影响，努力地想要帮助两个世界的和解。他想教育基督徒认识希腊哲学的智慧之处，也想劝告哲学家们认识基督教的真理。这使他发明了一个叫做“炼狱”的概念，炼狱是炼净灵魂的地方，天主教会最后采纳了他的观点。革利免更多的是从灵意而不是从字面来解释圣经，这使他的思想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和漏洞。他担任亚历山太的主教直到202年，由于受到逼迫，他不得不逃离这座城市。

当逼迫最后告一段落时，俄立根，开始担任主教。俄立根是革利免的门徒，也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于主后185年出生于亚历山太，是那个时代非常聪明的学者，也是多产的作家。他写下了早期教会最多的学术作品，他编订了《六文本合参》（*Hexapla*），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和五个不同的希腊译本放在一起来作文本比较。他是第一个写下系统神学著作的人，把基督教信仰用系统化、逻辑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也尽最大的努力用当时的柏拉图哲学去解释基督教的神学体系。然而，和其他的一些教父一样，希腊哲学带领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主张灵魂的先存说、普救论，被教会定为异端。他在皇帝德西乌斯在位的时候殉道。

最后，我们要认识居普良。居普良是西方教会的一个重要领袖，在公元246年信主的时候就已经是迦太基极有影响力的一位市民。居普良非常强调教会的合一和教会的权柄。他是第一个称呼罗马主教为“彼得之座”的人，是他把使徒权柄加在了罗马之上，为后来的教皇制度做了铺垫。在德西乌斯逼迫期间，他反对把那些曾经背道的基督徒重新接纳回教会。因此，他写下了他的重要作品《大公教会的合一》来主张这样的观点：教会之外没有救恩。他在公元后258年殉道。

# 结论

基督在约翰福音14:18宣告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他借着圣经给我们祂的话语，他的身体就是教会，他的灵在洗礼和主餐中与我们同在。然而，正如初期教会的分裂和谬误所让我们看到的，我们总是要把信心放在基督而不是其他基督徒身上。是的，我们要重视教会这一基督的身体，教会捍卫圣经真理，我们也要赞美神对教会在各样挑战中的引导、带领和护理。

1. 小普林尼，书信集X，第96、97G [↑](#footnote-ref-1)
2. 《十二使徒遗训》，7.1-7.4 [↑](#footnote-ref-2)
3. B.B. Warfield, *The Formation of 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415-416. [↑](#footnote-ref-3)
4. 《十二使徒遗训》，15.1-2 [↑](#footnote-ref-4)
5. 又译“亚历山大”或“亚历山大里亚”，北非城市，今埃及亚历山大港。 [↑](#footnote-ref-5)